

Nocturnes

The works of
John Connolly



B级小说

Nocturnes

约翰·康奈利 著

潘智丹 周雪 译

杨俊峰 审校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本书出版获得爱尔兰都柏林的爱尔兰文学交流会（翻译基金）资助，特此鸣谢。

The publisher acknowledges the financial assistance of Ireland Literature Exchange (Translation Fund), Dublin, Ireland.

www.irelandliterature.com

info@irelandliterature.com

Nocturnes © 2004 by John Connolly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John Connolly c/o Darley Anderson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B 级小说 / (爱尔兰) 康奈利著；潘智丹，周雪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133-1218-9

I . ① B… II . ① 康… ② 潘… ③ 周… III . ① 短篇小说—小说集—爱尔兰—现代
IV . ① 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6470 号



B 级小说

(爱尔兰) 约翰·康奈利 著；潘智丹，周雪 译

责任编辑：鲍 静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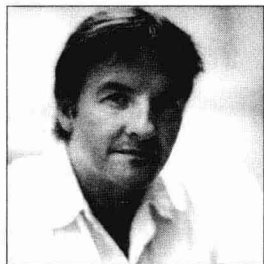
字 数：226千字

版 次：2013年6月第一版 2013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1218-9

定 价：3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约翰·康奈利 John Connolly (1968—)

约翰·康奈利一九六八年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市。他的人生经历十分丰富，当过记者、酒保、服务员、伦敦哈罗德百货公司的杂工、地方公务员等。曾就读于爱尔兰三一学院英语系，后于都柏林市立大学主修新闻学，之后五年在爱尔兰时报（*The Irish Times*）担任自由撰稿人。

一九九九年，康奈利以《夺面旅人》出道。此书以追查杀死妻子、女儿真凶的离职警探帕克为主角，创下了英美版权史上第二高价的新人预付版税纪录，令康奈利成为“夏姆斯奖”首位非美籍得奖者，并奠定其“爱尔兰惊悚大师”的地位。二〇〇三年，凭借《苍白冥途》一书获得英国最佳犯罪小说奖“巴瑞奖”。

康奈利才华洋溢，左手写惊悚，右手跨领域、跨类型书写，开创了全新的格局，使人惊艳赞叹。二〇〇六年出版的《失物之书》，内容融合童话、惊悚、成长故事、恐怖元素和寓言体例，可说是一部阴森美丽的成人童话，也为康奈利的写作生涯开启了全新的篇章。他的另一部著作《无耻之徒》则为其赢得了“斯蒂芬·金接班人”之誉。

康奈利深受冷硬派代表作家罗斯·麦克唐纳、詹姆斯·李·伯克及艾德·麦克班恩等人的影响。他的书中不乏残忍的血腥杀戮场景，但读者总会着迷于诗一般的语言而不忍释卷。他关注受害者的立场，常常探讨同理心、赎罪和报应等主题，冷酷的叙述口吻无法掩盖对美好情感的赞美，这种矛盾风格被评论界惊叹为“暴力美学的极致”，他的作品也因此被称为“最适合被改编为昆汀·塔伦蒂诺电影的小说”。

约翰·康奈利作品年表

2012	The Wrath of Angels
2011	The Burning Soul, Hell's Bells
2010	The Whisperers
2009	The Lovers, The Gates
2008	The Reapers
2007	The Unquiet
2006	The Book of Lost Things
2005	The Black Angel
2004	The Reflecting Eye, Nocturnes
2003	Bad Men
2002	The White Road
2001	The Killing Kind
2000	Dark Hollow
1999	Every Dead Thing

目 录

1	拽牛仔
69	一些无意间走失的孩子
79	周期
87	妖王
96	圣骨匣
108	中国猴子
118	吸血鬼弗鲁姆小姐
129	夜曲
140	新女儿
152	镜子里的人
255	婚床
263	绿池深处
271	昂德伯里女巫
308	流动的黑沙
320	佩廷格先生的心魔
332	地下熔炉
343	希灵福德村的小旅店
353	格雷先生的亭子
368	韦克福德深谷
381	第二橄榄球队的小伙子

拽牛仔

1

满是车辙的小道坑坑洼洼，一路上的颠簸对杰里·施耐德的汽车减震器可是损害不小。坐在行驶的车上，他能感觉到每条裂缝、每道车辙都在猛烈地撞击他的脊椎末端，一直冲到他的头盖骨。等到农舍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已经头痛得很厉害了。杰里患有严重的偏头疼，他希望这不是犯病的前兆。他有很多活儿要干，可那该死的偏头疼一发作就让他几乎只能在床上呕吐，我真希望死了算了。

就算身体状态最好的时候，杰里也不喜欢绕道去本森家的农场。他们全家人都是宗教疯子，有一个算一个。他们一家七口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只是偶尔进城买些日用品，再就是杰里每周两次去农场购买散养鸡的鸡蛋和农场自制奶酪。除此之外，他们通常不与人交往。杰里觉得那些奶酪臭气熏天，他只吃过炒鸡蛋，里面放了很多盐，简直恨不得把整个死海晒出的盐都放进去。可是那些冬夏两季成群结

队跑到这里来的新贵极其推崇本森家的奶酪和鸡蛋，他们到弗恩·斯莫利的店里出高价购买。弗恩是个精明的人——杰里这样评价他，因为弗恩早就看到商机，把杂货店后面改造成一个美食爱好者的天堂。杰里有时甚至不能在弗恩的停车场里找到停车位，那里面停满了各种豪车，有雷克萨斯，有擦得锃亮的奔驰折叠篷跑车，冬天还有一种时髦的、只有富人才开得起的四轮驱动车，上面沾着精心溅上的泥浆，营造出一种纯正的乡村味道。

本森家不会和那种人打交道。他们家的旧福特车是靠绳子和信念才没散开的，他们穿的衣服都是本森太太和家里的姑娘做的，要不就是从廉价的旧货店买的。杰里有时想知道，他们家人是怎么调整心态，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卖给那些人的，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人正乘着单程快车直达地狱。当然，杰里不会问布鲁斯·本森这个问题。杰里尽量不和布鲁斯有任何形式的交谈，因为他意识到，这个老家伙会抓住任何话题，创造机会，向他宣扬自己对上帝特有的信仰。不知为什么，布鲁斯好像相信杰里·施耐德还有救。可杰里自己不这么认为：他嗜烟好酒，喜欢出去鬼混；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还听说，只要有这些嗜好，他便不可能被列入本森的救赎计划。因此，杰里每周两次开着卡车，经过那条极容易引起偏头疼的小路，载上鸡蛋和奶酪就沿原路返回，寒暄客套之类的话能省则省。返程时杰里会把车开得慢一些，因为若是鸡蛋有破损，弗恩就会从杰里酬劳中扣除多于百分之十的数额作为赔偿。

杰里·施耐德觉得自己从来没能重新适应科罗拉多的生活，自他从东海岸回来照顾母亲以来，就一直有这种感觉。这就是独生子女的弊端，没有人分担责任，也没有人能帮忙缓解压力。老太太的记性越来越不好，之前还摔倒了有几次，摔得都不轻。作为独生子女的杰里只好

回家乡尽孝。现在，老太太每星期都要出点儿事故，不是扭伤脚踝，就是擦伤肋骨，再不就是拉伤肌肉。那些伤就算搁在杰里身上，也得让他丧失不少元气，他可比母亲年轻了近三十岁呢。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太太，患有骨质疏松和关节炎，还要遭这些罪。她能撑到现在简直是个奇迹。

说实话，自从“九一一”事件之后，东部经济已经衰退。下定决心搬回老家之前，杰里一直在打短工，要是他还不搬回来的话，就得去酒吧干活才能维持生活。他简直筋疲力尽了，一星期要工作七十小时，可挣到的钱只够勉强糊口。况且，那座城市里没有什么可留恋的。虽说他一直在和一个女孩交往，但关系一日不如一日。他估计，自己告诉她离开的消息时，她不会太伤心。结果不出他所料，事实上，那姑娘看起来更像是如释重负。

不过，做出回到这里的决定之前，他先想起当初离开这里的种种原因。阿森松是个小镇，依靠游客致富。他们用微笑和握手掩饰真实感受——小镇居民其实对这种依赖深恶痛绝。博尔德与阿森松不同，杰里喜欢这个小镇，因为这是一小块自由主义的领地。那儿的人们差一点儿就要举旗宣布独立了。相比之下，阿森松人则因为生活在这个州而备感骄傲，因为这里的地底蕴藏着大量放射性物质，多得足以让整个州在黑夜里闪闪发光。杰里觉得，借着落基山脉在黑暗中发出的微光，科罗拉多的部分区域正如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样，在外太空都能看得到。他怀疑阿森松人甚至会为此颇感得意，认为他们州就像一座放射性灯塔，为上帝、外星人或罗恩·赫伯特^①而发光。这种思想在南部地区更甚，比如美国空军学院以南不远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不过，

^①罗恩·赫伯特（L. Ron Hubbard, 1911-1986），美国作家，山达基教及戴尼提创始人，被通缉的诈骗犯。

阿森松仍是盲目爱国主义的堡垒。

杰里也在想，是不是越靠近犹他，人就变得越奇怪，就好像摩门教徒们往水里或空气里加了什么东西。这样或许就能解释为何本森一家及像他们这样信教的家庭都被吸引到这个地区来了。可能他们是在去盐湖城的途中迷了路，或者汽车没了油，也有可能是他们误认为自己已经到了犹他，州政府只是在和他们开玩笑，才让他们向科罗拉多缴税。

杰里不理解本森一家，但他还是希望他们能从祷告中挤出一点儿时间，修一修那条通往本森家农场的路。冷空气早已袭击科罗拉多，这个星期，那条路似乎更难走了。第一场雪马上就到，如果布鲁斯·本森打算继续靠奶酪和鸡蛋赚钱的话，他就必须亲自清扫那条路上的积雪。弗恩的其他供货商都是自己上门送货的，唯独布鲁斯·本森例外。他似乎像憎恨罪恶一样憎恨阿森松镇，希望把和外界的接触减到最少。

他老婆和他一样，杰里·施耐德没见过比她更泼辣的瘦脸妇人，他身边可是有几个泼妇。尽管如此，每个月，布鲁斯仍要四次鼓足勇气，来填满她的钱包（杰里也把自己那份钱放起来，但他放钱的时候都要关上灯，掩好窗），因为他们有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再补充一点，孩子们倒是个个都很标致，也许是遗传了布鲁斯的一点儿基因的缘故，幸亏没遗传太多，没到惹人烦的程度。他们极有可能是布鲁斯和哪个比他老婆漂亮的人生的。

儿子齐克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他有三个姐姐，老大叫罗妮，模样美丽动人。要是杰里来的时候正赶上罗妮在院子里做活儿，即使本森在那里胡言乱语，他也能忍受一阵儿。有时，阳光照在她身上，杰里能透过她的长裙看到她的身体曲线。她微微张开的双腿就像一顶支起的帐篷，在邀请他进去，她大腿和小腿肚上的肌肉也被阳光染成金

色。杰里觉得布鲁斯应该知道他在干什么，却佯装不知。他希望杰里能看到灵光，有所领悟。可是，此刻杰里希望看到的是与之完全不同的东西，他要看的是罗妮的全部！他想知道，要是他能和罗妮独处一会儿，让她摆脱她父亲的影响，罗妮会不会给他看。偶尔，罗妮会对他微笑，似乎在暗示她也在忍受种种痛苦，像她这样漂亮的女孩都会有这种痛苦，因为她与世隔绝，无处发泄欲望。本森家的孩子在家里接受教育，老师就是他们的父母。杰里估计，关于性的教育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不要胡来，尤其不要和杰里·施耐德胡来。”这些孩子连头疼脑热的小病都在家里治疗。杰里只希望他们家人别得什么大病，因为他们不相信医生，也不接受医学治疗，他们的生活里只有彼此和那个令人痛苦的、遥远的上帝。

本森的一个兄弟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名叫罗伊斯顿，杰里觉得他有点儿弱智。他少言寡语，总是不停地点头，那样子很像有些人在汽车仪表盘上摆放的玩具小狗。他看起来毫无恶意。镇上却有传言说他几年前曾在杂货店里试图猥亵弗恩的母亲，杰里从未鼓足勇气问过弗恩或他母亲这传言是否属实。也许这就是布鲁斯·本森从来不去弗恩店里的另一个原因吧。一方的傻兄弟对另一方的正直母亲、浸信会的忠实教徒大献殷勤，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利于发展人际关系了。

经过本森家农场大门时，杰里调低了车上收音机的音量，因为本森不喜欢音乐，当然也不喜欢杰里车里扬声器连续不断播放的东西，那是格劳丽亚·斯科特撩拨春心的歌声，再配上已故伟大音乐家巴里·怀特的制作技巧。杰里喜欢老华乐士的风格。他可能不像伊萨克那样能跟上潮流，而且完全可以责备他，说他创立了毫无生气、毫无特色的被看做现代节奏布鲁斯的音乐风格，但是那些密集的弦乐旋律中有种东西，它让杰里想找个别心甘愿的小妞，用婴儿油和廉价香檳

把床单滚得一塌糊涂。杰里不知道罗妮·本森有没有听过巴里·怀特。据杰里所知，本森家人甚至不听调频旋钮最边上的传道士布道频道。那些传道士口口声声说自己爱上帝，却似乎讨厌所有的人，起码，他们讨厌杰里认识和喜欢的人。要是杰里把巴里·怀特介绍给本森家的孩子，可能会把那老家伙活活气死，而他的女儿们则会陷入某种疯狂。

杰里小心翼翼地把音量又调高了一挡。

冬天一到，本森家就把鸡移到一个大谷仓里。布鲁斯上周告诉过杰里，等他下次来的时候，这些鸡就会被安置到谷仓里了。汽车驶近右侧的养鸡场，杰里看到一小堆一小堆白色的东西散落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风掀起它们身上的羽毛，让它们看起来像是在地上颤抖，这只是错觉，它们都死了。见此情景，杰里停下了卡车，下车朝铁丝网栅栏走去。栅栏不远处就躺着一只本森家的死鸡，杰里俯下身，轻轻地按了按死鸡，黑色的液体立刻从鸡嘴和鸡眼睛里渗出来。杰里慌忙缩回手，拼命地在裤缝上擦来擦去，生怕染上什么传染病。

所有的鸡都死了，但不是死于动物的攻击，因为羽毛上没有血迹，也看不到伤口。就在鸡舍另一端的转角处，杰里发现本森家的公鸡在它死去的情妇的尸体之间趾高气扬地踱来踱去。它在地上啄食，寻找最后的几粒稻谷充饥。不知为何，它居然在这场大屠杀中幸免于难。

杰里把身子探进车里，关上引擎。这里的一切都很不对劲儿，风裹挟着死寂。本森家的房门大敞，一个三角形木块抵住了门。杰里站在通往门廊的台阶下，大声喊着布鲁斯·本森的名字。

“喂！”他喊道，“有人在吗？”

没有人回答。从这扇门能看到本森家的厨房，桌子上还摆着吃的东西，杰里在门外就能闻到馥味。

我应该报警，应该现在就打电话，然后等他们来。

但是杰里知道他不能那么做。他回到卡车里，悄悄地打开手套箱，从一堆地图、外卖菜单和没交的停车罚单底下翻出一支用布裹着的鲁格手枪。虽说这支枪改变不了什么，至少现在不能，但手里有枪让他感觉好一些。

厨房里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桌上的鸡肉和饼干看起来已经放了很多天了。杰里想起养鸡场里的死鸡，还有他碰过的那只鸡嘴里渗出的黑色液体。天哪！要是这些鸡都得了什么病，那岂不是他们全家都被传染了吗……他又想到过去半年里，他一直过来挑选并运去镇里的那些鸡蛋，还有不到一星期前，本森在感恩节送他的那只鸡。杰里简直要吐了。不过，他马上恢复了冷静，长到这么大，除了亚洲的禽流感，他还没听说过有谁是因为感染禽类疾病而丧命的。而且，本森家的鸡看起来不像是死于杰里知道的任何类型的流感。

他去客厅看了一眼，里面没有电视，只有几把安乐椅和一张堆满了东西的沙发，墙上挂着几幅宗教题材的画。他又到楼下的浴室看了一眼，客厅和浴室里都没有人。杰里在楼下喊了一声，然后朝楼上的卧室走去。这里的气味更重，杰里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捂住鼻子和嘴，他知道接下来会看到什么。几年前他曾在芝加哥的一家屠宰场工作过，那里对肉的质量控制很宽松。自那以后，杰里再也没吃过汉堡。

布鲁斯·本森和他老婆在第一间卧室里，两人身上盖着一床宽大的白被子。本森穿着睡衣，他老婆穿着一件蓝色棉睡袍。他们的衣服上和床上都有黑色液体，大量液体凝结在他们的眼睛下面。布鲁斯·本森的眼睛半睁着，脸上有黑色的泪痕。从他们的表情看，杰里猜他们死得很痛苦。那种痛苦仍然定格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像两个模型，是一位精神异常的雕刻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

三个女儿在隔壁卧室。虽然房间一角有个双层床，但她们都挤在

中间的大床上。杰里猜这是罗妮的床，她搂着两个妹妹，一边一个。这里的黑色血迹更多了，此时的罗妮已不再美丽。

杰里转开脸。

最小的孩子齐克在走廊尽头的一间小储藏室里，他身上盖着床单。杰里想，他应该是第一个死去的，因为在他死后还有人有力气给他盖上床单。可既然那人有力气干这个，为什么不打电话求救呢？本森家有一部电话。就算他们的信仰极其古怪，也肯定能意识到情况不妙。全家人都是这种死法，这在科罗拉多没有过，在任何文明的地方都没有过。这像一场瘟疫。

杰里转身要离开齐克的房间，这时，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猛地转过身，举起枪，随即发出一声极度痛苦的尖叫。事后他把这种声音描述为女人的尖叫，一种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发出的声音，但他不因此而感到羞愧。就像他跟警察说的那样：任何人只要看到他所见到的那一幕，都会做出同样的举动。

站在他面前的是罗伊斯顿·本森。可怜的傻罗伊！他爱上帝，因为哥哥告诉他上帝是仁慈的，只要他虔心祈祷，好好生活，不经常到杂货店里调戏别人的母亲，上帝就会眷顾他。

但是上帝没有眷顾罗伊·本森，不管他如何虔心做祷告，如何管好他的手，都无济于事。此时的他手指肿胀发黑，脸上布满了深色肿块，肿块边缘泛红，中间发暗。其中一个盖住了他的左脸，把他的眼睛挤成一条缝。他的嘴也扭曲了，一边的嘴角像咧开了笑似的挤了上去。杰里能看见他嘴里剩下的几颗牙，勉强留在腐烂的牙龈上，变了形的舌头在口腔中弹动。油状黑色液体从他的鼻孔、耳朵以及嘴角流出，在下巴聚集，最后滴到地板上。他咕嘟了些什么，杰里没听懂。他只知道罗伊·本森正在他面前腐烂，罗伊号哭着，不知为什么这种

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他把手伸向杰里，杰里后退躲开了。无论如何，他不想让罗伊再碰他。

“别紧张，罗伊，”他说，“冷静点儿。我打电话找人来帮忙。马上就会没事的。”

但罗伊摇了摇头，鼻涕、眼泪和黑色的血都甩到了杰里的脸上和衬衫上。罗伊试图说话，却说不出来，接着，他开始抽搐、痉挛，像有什么东西要从他体内迸发出来。他倒在地上，头砰的一声撞在地板上，地板剧烈地震动，他死去侄子的玩具从架子上翻落到地上。他的手在木地板上用力抓着，力量大得连指甲都掉了下来。然后，杰里眼睁睁地看着罗伊脸上的肿块开始扩散，不断向最后几片干净的皮肤蔓延，抢在它们的宿主死亡之前汇集到了一起。

最后一点儿白色从他脸上消失了，罗伊·本森停止了挣扎，躺在那儿一动不动。

杰里踉踉跄跄地离开了罗伊的尸体，跌跌撞撞地走出房门，找到浴室，对着水槽开始呕吐。他不停地干呕，直到只能吐出唾沫和恶臭的气体，杰里才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似乎在等那些恐怖的黑色像吞噬罗伊·本森一样侵蚀他的五官。

杰里没看到那种情况，却看到了别的东西。他转过身，望着马桶旁边烟灰缸里的一支香烟。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而这一支还燃着，在杰里发现它时，最后一缕尼古丁才消散。

这家人谁都不吸烟。没人吸烟，没人喝酒，没人骂人。他们除了干活儿就是祈祷，剩下的事就是在过去几天里像变质的肉一样慢慢腐烂。

这下子，杰里明白了本森一家人为什么没有打电话求助。

他意识到，当时还有别人在场。

那个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个死去。

十天以后，在向东两千英里的地方，劳埃德·霍普金斯说了句没人愿意说的话。

“我们得买辆新铲雪车了。”

霍普金斯穿着崭新的制服裤子，不过裤子在他身上好像有点儿紧。他换了条新的，因为换下来的一套衣服正在洗，另一套在最近搜救一对旅行者的过程中撕碎了。报告这两人失踪的是杰德·惠顿，他经营着伊斯顿唯一的汽车旅馆。两天前，这对旅行者急匆匆地前往白罗德山，再没有回来，杰德便报了警。结果你猜怎么着？这对从纽约来的情侣途中似乎难以抗拒对彼此的欲望，于是用假名登记住进了一家旅舍，他们觉得这样能增添旅途的情趣。因为嫌麻烦，他们也没有告诉杰德·惠顿。当天晚上杰德发现他们没有回来，便打电话通知了警察局。洛佩兹警长随后召集了搜救队，第二天一大早就展开搜救。搜救队成员中包括劳埃德·霍普金斯，他是警长手下唯一的全职巡警。可是，当搜救队在山上到处搜寻的时候，那对情侣却出现在汽车旅馆里。他们已经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回来结账、收拾东西。依照警长的指示，杰德没让他们俩马上离开。警长回来后狠狠地训斥了他们一番，差点儿就要把他们揍一顿，再吊到小镇的“欢迎”牌下示众，以儆效尤。

此时，霍普金斯、洛佩兹和伊斯顿的新镇长埃罗尔·克里斯普正站在市政大楼的车库里，打量着镇里那辆唯一的铲雪车，它已经老旧得不成样子了。“也许我们可以叫人来修一下。”埃罗尔说，“以前都是修一修就行。”

洛佩兹哼着鼻子说：“昨天这辆车一个劲儿地漏油，就像被人用长

矛戳了一样。今天干脆发动不起来了。这要是匹马，你肯定已经一枪打死它啦！”

埃罗尔长叹一口气。只要有人提出花钱的建议，他都会这样长叹。埃罗尔是伊斯顿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镇长，上任后的第一个月，他凡事小心翼翼，低调谨慎。他最不愿听到的就是人们抱怨他像获得自由的奴隶一样，花钱大手大脚。埃罗尔已经六十岁了，是车库里的三个男人中最年长的一个。洛佩兹比埃罗尔年轻十二岁，他自称是西班牙裔，可旁人在他身上连十六分之一的西班牙血统都找不到。至于劳埃德·霍普金斯，他看起来就像个十几岁的孩子，或许是个发福的孩子，但依旧是个孩子。埃罗尔甚至不敢确定这孩子有没有到合法饮酒的年龄。

“政务委员会要是听到这个建议，会不高兴的。”埃罗尔说。

“要是那些委员们发现，一下雪小镇就埋在雪里看不见了，他们才会一百个不高兴呢！”洛佩兹说，“要是全城的商铺抱怨路上满是积雪，让客人无处停车，行人分不清哪里是人行道，哪里是机动车道，从路边跌下来摔断了腿，委员们绝对不会高兴的。拜托，埃罗尔！这辆铲雪车可不亏欠咱们什么了。它的年龄比我们这里的劳埃德还要大。”

劳埃德抖了抖大腿，想在皮肤和裤子布料之间腾出点儿空隙，但不管用。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把紧绷在肉上的布料往外拽了拽。

“孩子，你这是怎么了？”埃罗尔问。他后退几步，生怕这个年轻警察身上有什么折磨他的东西会突然跳出来。

“不好意思，”劳埃德说，“这条裤子不合身。”

“不合身，那你怎么还穿？”

洛佩兹接了话茬儿。

“穿这条裤子是因为他太爱慕虚荣了，不愿承认自己在买了新裤子